



BBX44/0/

去後敵到





到 敌 后 去

寒 声 著

鲍加 魏艺岚插图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59年·合肥

去后敌劫

家声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字数：31,000字

1958年4月第一版

1959年6月第二版

1961年10月合肥第四次印刷

印数：40,001—125,000册

统一书号：T10102·130

定 价：(7) 0.22 元

内 容 简 介

这部中篇小说是描写一个革命干部鲁品山冲破很多艰险到敌后根据地去的故事。他和通讯员小朱，赤手空拳，凭着机智和勇敢，终于通过了国民党、土匪和日本鬼子等层层封锁，胜利的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

一 前 夕

“……从金寨到霍邱，虽然仅仅两百五十里路，但是我们却三次都没有通过。鲁品山同志，请到这里来。”工委書記一面說着，一面把我引到一間臥室兼辦公室的小房間里，从抽屜里拿出一張鄂豫皖边区地图指着說：“这是六安县城，里面駐有鬼子兵；由此地沿公路向西，經過固店子、叶集，去河南商城的公路上，日本鬼子的汽車，昼夜不断地向平汉路南段进兵；从固店子向西南，在楊家滩附近有国民党的广西軍駐守；从楊家滩至公路，方圆几十里路的‘真空地区’又是‘老鍾’（土匪）头子包三和李四貨郎的老巢。情况就是这样——前有狼，后有虎，当中还有只‘老豹子’。你的任务就是通过这艰險的三关，去到皖北敌后——我們的机关所在地，传达党的決議，訓練革命干部，发动羣众，組織抗日武装。……同时还要把經費和党的文件、書籍帶去。”工委書記講到这里停頓了一会，然后加重語气自語地說：“是啊！那里的同志們是多么需要党的指示啊！……”

我会意地点了点头。工委書記把眼睛轉向床下盖着茅草的一堆書，亲切地点头取笑道：“老魯，这任务可不容易啊！”

‘唐僧取經’还有个七十二变的孙悟空，而你呢？却是赤手空拳。再說你那个唯一的旅伴——小朱，又是个不好纏的野馬般的脾性。在他身上你也需要下点工夫，对他領導的好，是个帮手，領導不好則是个禍害。这一切不知昨天会后你考虑过沒有？好吧，請坐下来，我們一块研究研究，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提出来。”

“我已經考虑过啦，任务保証完成！”我摘下近視眼鏡，离开那地图，緩緩地坐下来。

“考虑过啦？”書記惊疑地望着我。在他那疑虑的目光里仿佛在問：“你又是怎样考虑的？”

于是，我把昨天会后所想的一切——如何通过封鎖綫的計劃，講述了一遍。

黄昏的时候，書記和我吸完一包香烟，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烬，向我囑咐說：“同意你的意見。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光有前不怕狼，后不怕虎的勇气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机智。所謂机智：那就是要善于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会用腦子，会出点子，会想办法！”

我咬着咀唇，領会地望着平易可亲的書記同志，有力地站起来，握住他早已伸出来的、粗大而又溫暖的手，頓時覺得周身溫暖，渾身是勁。

夜深人靜，秋虫唧唧。我一面撕破被单，包扎着書籍，一面回忆着書記同志諄諄的教誨：“……自从白崇禧丢掉徐

州以后，这个国民党省政府，由合肥到六安，由六安又搬到金寨来。虽然他们对敌闻风丧胆，但是却时刻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今天兴兵动将的到处捉拿你，就是一个例子。目前他们对这个‘合作’的新解释，就叫做‘明合暗不作’！鲁品山同志，金寨有人要逮捕你，霍邱机关正需要你，形势决定，这次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一定由你来承担！……”攔断我这思绪的，是我的旅伴小朱的紧急叩門声。

“老魯！老魯！”

“看你这股冒失勁！”我端着油灯埋怨地把屋門打开。

“老魯！”小朱未等我把屋門全部敞开，就雀跃地跨进門檻，抓住我的胳膊，沒头沒腦地說：“老魯，这会可好啦！說真的，再不要我回去，可真要把我憋死哩！”显然，他是根据工委書記指示来接受任务的。

小朱是在日本鬼子占領六安前，由霍邱到金寨来領取經費的，由于三番五次未通过封鎖綫，近来他为敌后同志們的口粮問題，焦急得坐臥不宁，日夜不安。

此刻我見他那股兴奋勁，便逗趣的冷冷地說：“沒有的事啊！看你这小家伙，可別为这事急出神經病！”

“真的嗎？老魯！別訛我！”小朱把門关上，望着我一本正經的面孔，迟疑了一会，随着我走进內間。当他一眼望見床上的包袱，馬上笑顏开朗地尖叫起来：“你別逗猴，不出发，打行李干么？”

“就是出发也不带你一障！”我說着把包裹放在床下，

用茅草掩盖起来。

“那为什么？不是我說大話：第一，我年輕力壯，有胆量。”

“第一你性子太强，冒冒失失。”我駁斥道。

“第二……”

“第二，你頑皮搗蛋，据說不大听从指揮。”

“第二，我家住霞邱，路脚熟悉。第三——”

“第三，你胆巴无毛，办事不牢，保守不住秘密。”我打断他的話說。

“不，不对！完全不是这样！”小朱激动得发抖地說，

“你……你應該明白，我……我是有任务来的……”当他講不出心里要講的話时，跺着脚，哭丧着臉，焦急得几乎哭起来。

“急躁、跺脚、講不出話来、甚至要哭，就凭这些本領能克服困难，通过封鎖綫？”我点上香烟吸着，繼續說，

“好比說，不要你去，是你面前的困难，如何想出办法使我答应你去，这才是真正的聪明哩！你能作到这一点，才够資格和我一陣出发。”

“只要你带我去，我就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小朱紅着一張小臉兴奋地說。

我望着他那副面紅耳赤的焦急相，不由得笑了起来。

“說真的，老魯，答应我吧！看你这个大包裹，你一个人能背得动？我負責背它！”

“保證背到目的地？”

“保證！保證二百五十里不換肩，一口氣背到目的地！保證路上不冒失、不搗蛋、不亂說話，保證做到服從命令聽指揮！”小朱一面下着決心，一面頑皮地压低聲音哼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曲。

我點着他的顴角說：“有你在路上，少不了給我添麻煩！……”

小朱見我答應了，便殷勤地向我介紹他幾次沒有通過封鎖綫的原因，以及在路上應該注意的事情。最後他肯定地說：“因此，這一次出發，至少要帶十個人和十二枝槍！”

“為什麼要帶十二枝槍？”

“喂！你和我也需要槍啊！要不，碰上‘包老鍾’可真會弄個人財兩空。”小朱說着，又理直氣壯地補充道：“再說我們帶着許多書和錢，沒有槍保護哪能照！”

“槍，已經有啦！”我肯定地說。

“有啦？快給我！……”小朱狂喜地握住拳頭，在床沿上捶了一下，站起來，摸摸我的腰帶，拉开抽屜瞅瞅，仿佛已經抓住槍柄似的快活。“老魯，快給我看看什麼牌的槍！”

我微笑着，順手在抽屜里取出了一包茶葉：“小朱，沖上壺瓜片喝喝，今夜我們倆還有一出‘大戲’要彩排哩！”

小朱灌上壺水，生起爐子，我又接上一支香煙，兩人圍着爐子交談起來。

“人，上級派了一位長官。”

“战士呢？”小朱抹掉被炉烟熏出的泪花問道。

“战士，也是一个。”我笑望着小朱那副失望的表情繼續說：“虽然长官是我，战士是你，人不多，但是武器却有四支……”

“四支？”小朱瞪起滾圓的两眼，移移板凳靠近我。

“噫，四支。一支是光明牌的，一支是金錢牌的，一支是三角牌的，还有一支是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牌的。”

“你又在逗猴了。我从沒听說過有李宗仁牌的枪！”小朱不耐煩地把凳子向後一挪。“你搞的什么名堂！”

“不信，現在就把武器拿給你看。”我攤开桌上的小包袱，望望小朱：“看吧！第一件武器光明牌的眼鏡一付；第二，金錢牌的香烟（紅錫包香烟）三条；第三，三角信一封；第四，挂名的安徽省主席李宗仁盖过印的过期护照一張；”

“哎呀！”小朱洩气地把一根木柴朝火炉上一摔，“这些东西路上管个啥用？”

“小朱，你想过沒有？如果我們带枪走，一定要以新四軍身份出面，可是我們去的地方並沒有我們的部队啊！这样，不但广西軍会留难我們，就是叫包三碰上，也会为两根枪而敲掉我們的辮子！”小朱領悟地点点头。我又繼續講解起这四种武器的功能。小朱听罢，拍着屁股又乐得跳起来。

水开了。霧茫茫的蒸汽頂着壶盖冒起来。我們俩兴致勃勃地一个装长官，一个装随从，排演起明天路上将要碰到的事情，和我們的对策。

二 關 口

日本鬼子的飞机在头上盘旋，西北方不时傳來枪声。被广西軍砍倒的树木，橫拦在路口上。片片枯黃的叶子，卷在秋风里，颯颯地在我們脚下滚动。

在石板冲躲避飞机的时候，小朱捧来一些鍋灰涂在那个白色包袱上。因为找不到水洗，两頰和鼻窠里抹得黑糊糊的，活象舞台上的黑包公。

“大戏还没开場，你倒先装了个大花臉！”我取笑着，給小朱揩掉臉上的鍋灰。

“没关系，手臉脏点算啥？只要保护住我們的‘家产’就照！”小朱掄起包裹背在肩上。“你不是說过，八十多人的物質食粮、精神食粮都在这里面嗎！”

“照啊！只要你的聪明用在这上面，保証我們的任务能够胜利完成！”

小朱听我夸奖他，兴冲冲的走得更起勁了。我紧紧地跟在他身后，繼續考虑着如何通过“第一关”……

太阳疲倦地下山了，昏迷的夕阳照耀着大地。起伏連綿的江家岭山崗，好象一头巨大的野兽，躺在荒野里。遍山灰

黯黯的馬尾松，迎着晚風，東晃西搖，發出沙沙聲響，愈顯得這塊地方陰森可怕。

“小朱，就要過崗哨哩，我們在家排演的‘戲’，不一定適合這些‘觀眾’口味，你要看我眼色行事！”我囑咐着小朱，挽起一雙白白的衣袖，眼鏡戴上，點上一支香煙，刁在嘴角上。一面加快步伐，一面咀里哼着一只古老的歌曲：

前有張翼德，
后有趙子龍，
長板坡前稱英雄！

.....

“那一個？站住！”忽然樹從里傳來一聲吼叫。或許那哨兵見我沒有止步，望空打了一槍。遠處傳來霹靂般的山間回響。

“自己人，有緊急公事，找你們長官！”我向着槍響的地方吆喝了一聲。

荒草里鑽出了一個穿灰軍衣的士兵，步槍上閃着明晃晃的刺刀。他操着一口南方腔調問道：“你們是哪來的？”

我話沒來得及回答，樹后又鑽出一人，我見他胳膊上帶着紅布白字“執行排長”的袖章，便向他招呼道：“呃——排長，你們辛苦啦！我是金寨來的，找你們長官有事！”

那排長走過來，打量着我的服裝，和那副奇特的眼鏡，疑惑地問道：“可有護照？”

我寒暄地打着官腔，扔掉咀上長長的煙頭，從口袋里掏

出护照遞給他。然后又問道：“排長貴姓？”

“姓李。”

“你們長官貴姓？”

“連長姓鍾！”那排長看罷護照，恭敬地把護照遞給我，說：“哦，你是省政府的視察員！跟我來吧。連長在休息。”

我挺着胸脯，搖晃着肩膀，裝出一付國民黨長官的架式，撥弄着齊腰的荒草棵，爬上了崗嶺。沿着崗嶺向西，是一條長長的塹壕，壕內安裝着一門門山砲和若干挺機槍，山砲和機槍上面滿蓋着荒草和馬尾松枝。士兵們橫七豎八的躺在塹壕里，有的在瞌睡，有的在吆二喝三的玩牌九，還有一個滿臉胡鬚的兵油子，光着頭坐在軍帽上，用綫繩拴着一只扑打着翅膀的老喜鵲，無聊地用松枝抽打着它，咀里信口唱着庸俗難懂的怪調子：

喜鵲喜鵲尾巴長，

偷柴偷米養姑娘，

姑娘養的肥又胖，

嫁給老子做二房。

在我和排長边走边談的幾分鐘里，我了解到他們連長是個喜吃煙、愛喝酒、貪睡覺的酒囊飯袋。

排長在一個草綠色的帳篷面前停住了。他先向里面瞅了一眼，隨後輕輕的喚道：“報告連長，省政府一位視察員來見你。”

我走近帳篷門前，只見那連長蓋着軍毯，露着一頭亂糟糟的頭髮，正在睡覺。我剛向他喊了一聲，突然西北方向喀喀的傳來一陣急促的槍聲。

連長舒展着兩條胳膊翻了一個身。與其說是聽到喊聲醒來，不如說是被槍聲惊醒更恰當些。他揉搓着一雙睡眼，向排長問明了槍響的方向朝我們斜視了一眼，問道：“你們是打金寨來的？可有……有……呵嚏！”連長打了個噴嚏，接着又伸了個懶腰。“呵哈”一聲，好像把剛才要問的話全都忘了。於是又改口說道：“里面坐吧！”

我听他的口音很象皖北人，便钻进帳篷坐在一堆洋鐵上和他閑談起來：“連長說話不象廣西口音，府上那里？”

“不客气，家乡离此不远——寿州！”他欠了欠身子，接过我给他的香烟。“你可是本地人？”

“是的，我们是老乡。你们辛苦啦！”

“哎！心不苦，命苦！看看吧！看俺们这儿吃的，穿的，住的……”他抓起一顶粘满脑油的军帽歪戴上。“看看吧，这是俺们抽的烟！”他说着，用脚一踢面前的铜盆，若干赤褐色的烟粉从里面溅出来。

“勤务！”我阴沉着脸，凶凶地望着帳篷口的小朱喊道。

“有！长官吩咐！”一直和那排长在指手划脚谈话的小朱，猛地站起来答应道。

“拿火柴来！”

小朱擦着火柴，給連長和我點上火，我故意向連長問道：

“你們這裡買不到香烟？”

“香烟？日媽的，自從退到這裡，半月多沒有聞到烟酒味哩！”他貪婪地抽着香烟罵道。“鬼地方，真傷腦筋！白天飛機轟炸掃射，夜里土匪騷擾搶劫。沒聽到嗎？剛才槍又在响。老百姓不敢在家，哪裡還有賣東西的？”

“前方是辛苦！”我見連長是個十足的厭戰者，便鼓勵他說：“國難當頭的時候，全仗奮戰疆場的你們了！”

“那裡，那裡，小兵腦子有何能為……”連長懦弱、氣餒地搖了搖頭。不一會他顏色一板，眉毛一鎖，眼睛里突然閃出一股憤慨的光芒。他狠狠地摔掉烟頭，兀地站起來說：

“東進東退，北上北敗，屁仗沒打，路跑的倒怪多……我們是老乡，話，只可對你這樣講。這都是命令啊！命令如山倒，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明明一個城市可以堅守——形勢、交通、彈藥、糧草，以及兄弟們的士氣，當這一切完全符合戰術需要和實戰條件的時候，軍隊卻是不戰而敗，放棄了那個城市！為什麼？士兵們感到奇怪，俺也不曉得。難道這就叫做‘焦土抗戰’？”連長並沒有說完，但他忽然停止了。不一會，又嘆息了一聲，坐下來，依舊是無力地搖晃着腦袋。他那曇花一現的戰鬥意志、憤慨的表示，在他臉上再也找不到了。這時，他微閉上眼睛，沮喪地自語道：“哎！蕩吧，沖吧！那里河水不沖船，那里黃土不埋人！沖到那里，是那

里，死到那里，埋在那里！……”

我好奇的凝視着这位連长。頗感兴趣地傾听着他的話。但是此刻他却是一緘默无言，頹廢而又无神的眨动着眼睛，一支又一支的抽着我那包香烟。——是的，應該走了，應該在他这种低沉的情緒下，离开这块地方。于是，我結束我的談話說道：“連长，不再打扰你們了，我們还要赶路到那边去。”我站起来，走至帳篷外吆喝道：“勤務！把我的香烟拿一条来送給連长！”

連长并没有拒絕，也沒有什么寒暄客套，他接过小朱手里的香烟，笑道：“再有錢，也买不到这样的好烟啊！”

我乘此把那張摺迭着的护照递給他說：“这是我們的护照。”

連长望着护照上“李宗仁”三字，翻了一眼，揮手說道：“噯——都是自己人！”他那种漫不在意的样子，仿佛表示盘查、詢問过哨的人，并不是他自己应尽的責任。

.....

張灯时分，我們由那排长引路，来到該連偵察哨的駐地——江家冲。这儿是靠近大路的一家客店。黑洞洞的过道里，烟霧瀰漫。十几个穿便衣的人，南腔北調的唧唧喳喳的，圍着两堆冒烟的柴火在煮飯燒水。炉火吐着赭紅色的火舌，房間里滿地鷄毛蒜皮，混浊的空气，腥臭难聞。所有这些烏烟瘴气的景象，給人一种恶心和可怕的感觉，使人覺得仿佛踏进了想象中的土匪窟穴似的。

排长一步闖进門口。象似凶鷹入林一般，屋里頓時鴉雀无声的沉默起来。

“立正！”偵察兵当中有人喊了一声。士兵們笔挺的站起来。黑暗中閃着一双双炯炯的眼睛，望着排长、小朱和我。

“班长呢？”排长問道。

“在后面！”

我們又跟着排长曲曲弯弯的穿过許多沟渠，走进一个堆滿污秽的院子，在一間較寬敞的屋里，找到了偵察班长。此刻，他正在聚精会神的安装一支匣子枪上的零件。果然象排长在路上講的一样：“別看这位班长个头矮小，滿臉麻子，但却有一套偵察本領和一手好枪法。他是我們营长手下的紅人！”的确，和他一照面，就給我一种辣手的感觉。他上下打量着我和小朱，慢慢地把視線落在小朱手上的那个包袱上。

“嘿，你的鼻子真长！排长，在我們这里吃飯吧。今晚我们弄到了两只雞！”班长驕橫无拘地在排长肩上拍了一下說。

“甯了，还是讓省政府来的这两位兄弟們吃吧！連长指示，飯后讓他們过哨。万一前面有事，要設法掩护他們。”

排长給我們介紹以后便走了。班长哇啦着他們家乡的土腔，嘻笑着把排长送出門去。

不一会，班长从門外蹣进來說：“呃！你是省政府的視察員？”說着，狠狠地握住我的手。多奇怪的动作啊！当他放开我的手时，却又在我僵硬的手掌上划动了两下。“长官